



小米粥里的乡愁

□ 马庆民

有人说：“无论走多远，胃总是向着家乡的。”深以为然。

我出生在一个小乡村，从小吃着小米饭喝着小米粥长大，与小米有着同黄土一样的深厚情感。虽然在南方生活近20年，可最爱的食物还是小米粥。

每当一碗金黄色的黏稠小米粥端到面前，总让我想到故乡夕阳下，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，成熟的谷穗谦卑地垂下头来，在秋风阵阵中望穿秋水，像羞赧的小姑娘等待着意中人。

每逢秋尽，谷子成熟，母亲就会带着我下地掐谷穗。拿起平时做针线活的大剪刀，背起几个大袋子，把饱满的谷穗一

个个剪断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袋子里。

我们把谷穗背回去，倒在麦场上轧。石头做成的实心大碌碡，死沉死沉的，套上蒙着眼睛的毛驴，一圈两圈三圈……父亲拿着叉子不停抖着谷穗，好让谷子都落在地上。也不知道轧了多少圈，父亲把分离出来的谷子铲到塑料布上，站在风口处，用木锨、簸箕扬几下，去掉杂草和谷秆，最后把谷子装进袋子里，背到屋顶上铺平了晒，等它们干透，再推去磨坊碾，去掉谷糠，剩下的就是金黄的小米了。

每种食物都有自己专属的生命，只有在特定的土壤中，才能够长出属于自己的味道。小

米，这种极具北方特色的食物，有着朴素低调的乡土气息，就如同淳朴、善良、含蓄、热爱生活的北方人。

在我的老家，到了冬日，家家户户每天离不开小米。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粥，似乎能驱走所有的寒冷。大伙儿在熬小米粥时，会加几块红薯，或加几粒花生，丢一把绿豆。小米的香糯、红薯的香甜、豆子的嚼劲融合在一起，堪称完美的组合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再加上土灶的锅台，麦秆烧开水，一切都是原汁原味，散发着最自然的清香，算得上冬日里最暖心养人的食物。

记得母亲在煮小米粥时，还喜欢放一小勺俗称碱面的食

用碱。它能让小米粥的口感更加黏稠，味道更加清香。个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捧着刚出锅的小米粥，因为烫口，直接大口喝是不行的，要先朝碗里吹几口气，啜一小口，再转下碗沿，吹几口气，再啜一小口。就这样，喝完一碗，不过瘾，两碗、三碗过后，自是温暖舒畅，寒意全无。要是再就着几口咸菜，那就别提多美味、多享受了。

“吃遍东西南北，家里的小米粥最美。”对游子来说，一碗金黄的小米粥，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乡愁。它渗透着浓浓的“家乡味儿”，好似记忆中那一片金黄，正在述说着丰收的喜悦……

爱鱼者说

□ 潘玉毅

现代人爱鱼的甚多，因为爱，所以常去垂钓。白天、黄昏或者夜间，有河有鱼的地方，往往都有垂钓者。不论天多热或是风多冷，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。甚至屋外大雨滂沱，也浇不灭他们对于垂钓的兴趣。一顶伞、一件雨披，往河边一坐就是半日。

钓鱼是一件闲事，也是一件雅事。陆游有《闲中偶题》诗，其中两句是“花底清歌春载酒，江边明月夜投竿”。清风习习，明月皎皎，清歌缭绕，鱼竿轻悬，分明诗中有画。而在更早之前，西塞山前白鹭飞的时候，桃花流水鳜鱼正肥，借着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，我们看到了青箬笠、绿蓑衣、斜风细雨以及一个不归的钓者，宁静的画面充满了古意。

无论钓鱼江边，还是钓鱼舟中，无论岸上的草是枯黄的，还是碧绿的，在喜欢钓鱼和喜欢看钓鱼的人眼中，它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，远比用网捕鱼要来得生动。至于其他事情，更没有一点可比性。

事实上，垂钓这件事，不独大人爱好，小孩子也喜欢。你看河边那人，模样小小，钓鱼倒是认真。与小儿垂钓的紧张不同，有些钓鱼老手则要稳重很多。关于垂钓，民间有句歇后语：“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。”不足十个字的描述，却写透了垂钓者的从容。我钩子就放在这里，哪条鱼若是喜欢就自己过来吧，要是不喜欢我也不强求。这是一种怎样的自适啊。

对于鱼儿来说，可能也是同样的状态——爱钓者自来。你来，我在河里；你不来，我还是在河里。我自由自在地游弋，决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变。即便鱼眼珠正眼都不曾瞧上一眼，前往河道边垂钓的人还是前赴后继，风雨无阻。

有人说，现在不独是人钓鱼，鱼儿也在钓人，而且都不曾强求，而是愿者上钩。其实，管他什么人钓鱼还是鱼钓人，只要欢喜就好。钓鱼如此，处事不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吗？

一声乳名不能忘

□ 高勇

那年春节，随父母回老家走亲戚，路上遇到村里邻家大哥。多年不见，倍感亲切，脱口而出喊了他一声乳名“双六儿”。不想正和父母相见甚欢的大哥立即收住笑容，高声回敬我一声“大丫头”。

大哥彼时已为人父，村中才俊，为尊者讳，不喊乳名，是人情世故。只是我小时叫惯了大哥的小名，却忘了他的学名。

村人从小就有一个乳名（也叫小名），爹娘天天唤在嘴边，左右邻居耳熟能详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尤其是童年小伙伴，从小一起玩泥巴，彼此无间，不存拘泥，相呼小名，更是很自然的事。村人取小名很随意，大多是字当头，有照着长相叫的，小黑、小胖、小眼睛，什么明显叫什么，也算是一种绰号。有看什么顺眼就叫什么的，比如小花、小雪、小荷、小燕子。老来得子了，自然金贵，就请个算命先生，根据生辰八字，看看命里缺什么就叫什么。鲁迅的朋友少年闰土，就是闰月生的，

五行缺土，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。村人还有“名字贱叫好养活”的说法。司马相如的小名犬子，王安石的小名獾儿，大约就属此类。

二姐的儿子已二十多岁，她仍改不了口，左一句右一句叫小名。没办法，这是她做母亲的特权。

邻家大哥一家排行五个，小名都是按出生时奶奶的岁数取下来的。七二是我的同学，童年的我们经常一起跟着他的大哥，用竹笼子在田沟里抓鱼，顶着荷叶在池塘里游泳，倒骑着木凳在冰面上滑滑轮，多少童年的欢乐伴随我们成长，也一起“双六儿，双六儿”地叫成了习惯。

村人直到上学时才会有正式的学名。老一代人中，多按一个大家族里辈分取的，比如“文”字辈的，名字中间必有一个“文”字，文平、文正、文清、文强等等，这样的重名自然也不会少。现在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群居一处，也失去了按字排辈的必要。取的名字越来越不

拘一格，更是五花八门。

《礼记正义》中称：“幼名，冠字，五十以伯仲，死谥，周道也。”古人出生三个月开始有名字，也就是小名。到了二十岁，弱冠之年，成人了，又要取个字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名，同辈人之间，这时就要称其字，不能再呼小名了。到了五十以后，年老了，又不称其字号，按其家中排行称呼，人死了有谥号。人生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称呼，这就是世俗礼仪。



腊八节里传承的家风

□ 马海霞

母亲每年腊八节必定会用杂面做面条。我问母亲，腊八节应该喝腊八粥，我们家怎么爱在腊八节这天做杂面条呢？母亲笑着说，外婆在世时，逢腊八节就会给他们做杂面条，从不做腊八粥。

上个世纪，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富裕。外婆虽然有6个孩子，但外公在外地教书，每月都有薪水，且外婆很会持家，家里经济虽然窘迫，但也不至于食不果腹。

每年腊八节街坊四邻都要支起家里的大锅，把家里积攒

了一年的好东西取出，用豆子、小米、红枣等熬制成一锅腊八粥，然后你送我一碗，我送你一碗，腊八节也就成了喝百家粥的日子。外婆家也不例外，腊八节这天也会收到街坊四邻送来的腊八粥。

外婆会在这一天早早起床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豆面、白面和鸡蛋，亲手做手擀杂面条。做完后，把面条摊在面板上，把炉火烧旺，等哪家来送腊八粥了，外婆便招呼对方稍坐一会儿，煮一碗杂面条回赠给人家。

外婆说，每家送的腊八粥都不相同，有的稀一点儿，有的

稠一点儿，有的里面东西多一点，有的里面东西少一点，各家条件不同，但每家都会把最好的食材取出，用心熬制腊八粥。外婆家的条件稍微好一点，所以外婆会做手擀面，有时在里面放几个鸡蛋，有时在里面放点肉丝，腊八节这天与其说是喝腊八粥，不如说这一天是分享的日子，大家也享受着分享的乐趣。

后来，大家生活条件都提高了，腊八节这天不再互送粥品，但外婆还会在这一天做手擀面。外婆说，这一天吃杂面条便会想起老街坊，想起百

家粥。

旧村改造后，老街坊们都搬离了胡同，但外婆还会经常收到他们送来的稀罕物。谁家儿子从外地带回了什么特产，谁家端午节包了粽子，谁家老家的枣树结了甜枣……都会给外婆送来尝尝，客套起来还会提起外婆的手擀面，“那个年代，我家孩子吃了您做的杂面条就当是过年了。”

如今，我也习惯在腊八节这天做杂面条，也会把杂面条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，让这种家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